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

邱璽民

2013 年發起第一屆小誌市集，以台灣獨立刊物創作者為主，提供新銳創作者一個交流的空間推廣自製刊物，並鼓勵創作者持續創作，藉由凝聚創作者們的力量，帶動台灣小誌與獨立刊物的發展。

| facebook.com/notbigissue

我們在論辯篩選的概念，很自然地讓我想到這些在喝之前要過篩的葡萄酒。現在有一種葡萄酒特別標榜它「未過篩」的特質。這種葡萄酒保留了所有的雜質，有時候這些雜質帶有非常特殊的風味，一旦過了篩，這些風味就會被除去。或許我們在學校品嘗的是一種過篩過度的文學，因此缺少了雜質特有的風味。→ Jean-Claude Carrière，〈被篩掉的來復仇了〉

請先簡單自我介紹，談談最開始規劃「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 - p. 119 市集」的契機？

那時候我開始做自己的刊物《京都塑膠人》，最開始其實純粹是因為想找個地方賣。現在做刊物的話可能有很多寄賣點，有些獨立書店例如「荒花」、「朋丁」、「Mangasick」、「鼯鼠」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可能會找例如「舊香居書店」、或是去咖啡廳看看，如果看到哪間店的氣質適合的話，也會直接問對方能不能擺放寄賣。

在「小誌市集」開始之前，大部分做刊物的人可能都是在「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擺攤賣。其實在「牯嶺街」之前我也有去過其他手作市集擺攤，但是大部分的市集賣的東西都蠻多元的，會有一些商品或衣服，相對來說，書可能比較容易被忽略，大家也不會那麼認真的注意刊物。當時做這件事是有點困難的，牯嶺街市集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銷售管道，因為在那邊是有一區專門賣書的，在擺攤的時候會認識其他攤位，漸漸會認識一些氣味相投的朋友。後來台灣的市集越來越多，在牯嶺街市集的銷售量也和以前不大一樣。我們幾個朋友就開始聊，是不是應該辦一個純粹只有刊物的市集。當然牯嶺街還是很好玩哪，現在想想那個市集蠻重要的，像是一個中繼點，如果沒有那個市集，我們做書刊的可能也很難做下去，因為不知道可以去哪裡賣。 - p. 125 - p. 289

也大概是這樣，一開始真的沒有想太多，就是幾個朋友找一找，然後在 2013 年的時候辦了第一次的「小誌市集」，想辦一個只有刊物的市

I think their outlook was to try and have a new form of event that was a fair, a commercial as much as a social event. It was really about bringing everyone together: the artists, the publishers, the collectors, the dealers, the distributors, and the institutions and then to bring all these people under one roof. → Arnaud Desjardin, “Thoughts on Printed Matter, Other Books and So”

集，因為那時候沒有這樣的東西。

2013 年在台北「行者」藝文展演空間地下室舉辦第一屆小誌市集，請分享當時籌備的過程、又為什麼英文名字取為「Not Big Issue」？

最開始是純粹自己想玩，和朋友討論了一段時間，也找了一些場地，後來看到「行者」，他們一樓是理髮空間，地下室有很多現成的桌椅，^{-p. 291}那邊工作的人感覺和我們蠻氣味相投。有點說不清楚要怎麼形容那種氣氛，但第一次看到就覺得很適合。

其實市集一開始是叫「小誌」，我們也有點搞不清楚這個詞怎麼出現的，好像就是聊天時聊一聊出現的。最開始沒有幾個人叫這種刊物「小誌」，算是很零星的字詞。後來在取名的時候，因為「小誌」，就想到另一個刊物「大誌 Big Issue」，所以就有點半開玩笑的把活動名字取成「Not Big Issue」，甚至連 Logo 都做得有點像，只是純粹開個玩笑。^{-p. 35}第一年好像也有人提出質疑，但後來就沒人再講什麼。

我覺得「小誌市集」好玩的點，是一開始完全不像藝術書市集。或者說，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要做藝術書市集。第一屆「小誌市集」只有大概 12、13 攤，大部分來擺攤的都是以前在「牯嶺街」認識的朋友。我們都是純粹想做，然後想找個地方賣。不過我覺得在這樣的活動裡，來的攤位會組成整個現場的氣氛，可能我們一開始找的人就都蠻厲害的，例如像「nos:books」、「Chou Yi 周依」、「三貓俱樂部」、「過

去×未來多提無用」、做攝影的張修齊等等，都是蠻有想法的創作者，所以像第一批在做這些事情的人，後來都越來越精裝、也越來越有自己的風格。但最開始就是很單純的像個同樂會，大家一起玩的感覺。

在你自己做的刊物《京都塑膠人》的介紹寫到：「我們不是憤怒的文藝青年、也不是默不作聲的利益分贓者，我們只是再平常不過的市井小民，我們有對有錯、有事想做」，請分享你自己做獨立出版刊物的經驗？

在我唸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刊物《misc 札誌》，內容會談獨立音樂、*-p. 111* 攝影、時尚、插畫、生活等比較小眾的東西，有一期訪問做獨立刊物的團隊。那是第一次接觸到那樣的刊物，雖然只有四期，但那時候沒有什麼人在做這樣的東西，風格和形式跟當時看到的其他雜誌都不大一樣，我覺得那對我的影響蠻大的。差不多我這年紀的做刊物的人，可能都會對《misc 札誌》有點印象吧。另一個可能是和創意市集有關。大概在 2005 年前後，我第一次看到「CAMPO 創意市集」的時候，其實蠻興奮的，第一次覺得，哇，有那麼多東西，好新鮮。我覺得這些多少都可能都有影響，讓大家開始有「想做一件什麼東西」、或是「原來也可以這樣做啊」的感覺。

因為我大學念設計系，要做畢業製作，那時候的室友也都很喜歡聽音樂，所以我們就乾脆自己弄一個樂團、一個人分配一種樂器，找時間

2004// The Google Print Library Project, a project aiming at digitizing books in cooperation with libraries worldwide, i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Google Book Search, which allows the accessing of books online via full text search, operates on the foundation of this project. By 2013, about 30 million books in 35 languages were available. → Bernhard Cella, “The Downfall of the Gutenberg Galaxy”

然而，每次出現一種新的技術，

這種技術就會想要證明，它會打破主宰過去
所有其他發明的規則與限制，它會是傲人的，

獨一無二的。彷彿新技術會自動把一種天生的能力帶給這些新的使用者，省去一切學習的過程；彷彿新技術會自己帶來一種新的才能；彷彿新技術已經準備好要掃除擋在它面前的一切，同時也把所有膽敢拒絕新技術的那些人變成發展遲緩的文盲。→ Jean-Claude Carrière，〈沒有比永久載體更朝生暮死的東西〉

練習之後錄了單曲。因為畢業展都要去「新一代設計展」，雖然我們錄了三首歌，但是又不想要做得很像樂團的行銷，最後就做一本刊物在展覽的現場販售，其實是感覺比較隨意的風格，叫《生蠔實驗室》。其實做這個就是自己覺得很好玩哪。畢業之後大家各做各的工作，但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可以繼續做下去，所以就開始做自己的刊物《京都塑膠人》。

《京都塑膠人》每一期我都會訂一個主題，然後找不同的人參與，讓其他人自由發揮，東西收回來之後我再來做編輯順序、排版設計等等。最開始找的都是朋友和同學，也有找之前做《生蠔實驗室》的人。後來開始持續做之後，就會漸漸吸引到一些氣味比較差不多的人。一開始出這樣的刊物，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賣，因為那時候我還在中壢，那邊有一間咖啡廳和唱片行結合的店「VOICE」，我就固定在那邊寄賣，買的人也都差不多那些人。

後來開始到「牯嶺街市集」擺攤，市集一年辦一次我也差不多一年出一本，讓自己持續做東西。例如有期叫〈時代每秒十點五公尺〉，其實想講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感覺，我們剛好卡在一個科技的交界點，很多東西很快就被淘汰，有時候變化太快、覺得好像無法適應，剛好卡在一個很中間、很尷尬的位置。所以這本刊物裡在講的是這些被遺忘、被淘汰的事情，例如 CD 隨身聽、BB Call、3.5 磁碟片到 iPhone 等等。

Please note: a friendly book swap is always one to one. That is, a swap between publishers, artists, or authors where one book is exchanged for another. Ideally, both parties have a choice, and are swapping their own books. Exchanging one big book for three small books is “paying in books”

(not a friendly book swap). Friendly book swaps typically take place at the end of book fairs, when exhibitors don't want to carry home the books they brought with them, while having spotted books they would rather carry home. Book swapping is a great way to both distribute one's production and of building up a collection. It is also a binding ritual and an expression of mutual sympathy. → Michalis Pichler, “Book Swapping & Seriousity Dummies”

在十八世紀末，貴族們出遠門的時候，會用幾個小行李箱把他們的旅行書櫃帶著上路。三、四十冊的書，口袋書的形式，一個有教養的人應該知道的一切都在裡頭了。當然，這些旅行書櫃的容量不是以 Giga 計算的，但是原理已經在那裡了。→ Jean-Claude Carrière，〈雞花了一個世紀才學會不要穿越馬路〉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從 2013 年到現在也陸續舉辦幾屆，這幾年台灣也出現越來越多以獨立出版、自出版為刊物書誌為主的市集和展覽。請分享這幾年舉辦小誌市集的經驗和想法，也談談對於其他市集或展覽活動的觀察？

最開始的「小誌市集」在「行者」地下室只用了一邊，第二屆變兩個區塊，第三屆加上隔壁的 Cow Records。第三屆是攤位最多的一次，那次塞了五十幾攤，還找了樂團來表演。整個場地只要一下去就是馬上流汗、甚至吸不到空氣，但無論是表演或是擺攤的內容，那是整個力量最大的一屆，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選攤位的邏輯，其實就是挑自己喜歡的。我希望是以書為主要目標，所以會先跟參加的攤位說好，周邊商品不能超過桌面的 1/3。另外有個重要的部分，是規定要近一年或半年的作品，因為在市集這樣的地方，如果每次都擺一樣的東西就沒意思了。也會看來參加的攤位是不是有持續在做，至少要做過兩三本作品，才能算是真的有在做刊物，也才會越來越進步。另外也開放幾個免費攤位給南部來的創作者，畢竟擺攤不是真的賺很多，南部上來也還要找住的地方。

我覺得參加的攤位和現場的人是組成整個市集氛圍的主要關鍵。其實在「小誌市集」裡有一種同樂會的氣氛，在那邊會讓人很想講話，但不是讓人家看書的地方。我覺得這樣的方向是對的，因為創作者都在你面前了，你不跟他講話或聊天，只是低頭看書，這樣真是太可惜了， -p. 293



Zinesters, you are young and ambitious.
You borrow money.
You do strange things.

去書店買就好了。

另外一個造就現場氣氛的原因，可能跟主持人小肆有關。因為他很會帶氣氛，讓很多人在那邊變得敢跟別人講話，現場也比較放鬆。我覺得他已經變成這個活動很重要的靈魂，如果沒有他，活動可能也不會繼續辦下去。加上我們選的場地空間都是小小的、不需要繞來繞去，在哪裡都可以聽到主持人講話。現場我們也會有活動，像 2019 年第五屆做「大隊接 zine」，在市集現場請攤位的人用接力的方式畫畫，就是先做很多籤，一個畫完就抽下一個，中間也有穿插一些類似懲罰的東西。有這些活動，也會讓整個市集現場的氣氛比較熱絡。

其實這幾年下來，尤其是從第一屆「小誌市集」就有參加的創作者，可以看到每個人的畫風都改變蠻多的，內容好像越來越有主題性、更會說故事，製作也越來越精緻，不管是用的紙、或是印刷方式，媒材都越用越好。我覺得這是好事，因為好像都更知道自己想要表達的主題。另外就是這幾年有些印刷方式，例如前一陣子很流行的 Riso，因為用 Riso 印的話，顏色就是要很亮才好看，所以很多作者的色調也都變得比較鮮豔明亮……大概 Riso 的印刷效果，也會影響這幾年所謂「刊物市集」的風格。

我覺得對市集單位來說，「進化」很重要，不然大家最後會膩。前幾年因為市集越來越多，我也開始覺得有點重複、甚至有點麻痺，所以就暫停了一下。我們停的那一年，剛好是「草率季」第一年舉辦，那

Your guest room is occupied by a risograph.
 You act when others are asleep and trawl your thoughts.
 You highlight the world's complexity and yet ask for resonance.
 You want to join art with real life and question the tyranny of tradition.
 But yet you love the common things, poetry, fashion, the line.
 You are observers of the humankind, the gestures, dramas, you love the fog, let all things visible
 disappear, but you succeed in telling and trusting us with the most absurd.
 This is why you inspire us.
 Please keep shining!
 → Gloria Glitzer, "The Book as Future of the Past"

次很多會來「小誌市集」的攤位也有去參加。我覺得像「草率季」就占了一個很不錯的位置，因為他一直有在進化，也慢慢做出自己的樣子。另外像台中的「Break Off Art Book Fair」，就是屬於風格比較強烈、很 metal 的感覺，也很有自己的風格。之前也去參加一個活動，是 Waiting Room 辦的「Room Service」，他不算是藝術書市集，他是有刊物和衣服那些混雜在一起，也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雖然攤位會重疊，但是因為來看的群眾不大一樣，整個現場感覺也會 -p. 279
 不同。像我們和「草率季」，有些攤位在我們這邊賣得很好，但在那邊可能反而賣不大出去；或是在那邊賣得很好，在我們這邊也不一定跑得動。我們的攤位就是挑自己喜歡的，這幾年累積出來的觀眾也是比較針對書，所以在現場，也比較容易和攤主講話聊天。

台灣其實蠻厲害的，我覺得台灣風格非常多元。可能因為我們性格本 -p. 307
 來就喜歡這邊學一點那邊學一點。你看像歐洲就是會有一種歐洲的樣子、日本也會有日本的樣子，諸如此類的，但是我們沒有。在小誌市集裡，每一攤都長得不大一樣，甚至同樣的攤位裡也會有各種風格。我覺得這是蠻可貴的，就是和其他地方比，我們做出來的東西精緻度可能有輸，但在內容豐富度是比人家多元的。

我覺得這就是天性吧。什麼樣的人就會做出什麼樣的東西。我們是島 -p. 281
 國，很多不同的風格就會融合參雜在一起。